

李光耀回忆录

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

Lee Kuan Yew

[新加坡] 李光耀 著

Lee Kuan Yew

李光耀回忆录

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

[新加坡] 李光耀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光耀回忆录: 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 / (新加坡)
李光耀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1 (2014.2重印)
(传记译林)
ISBN 978-7-5447-4182-8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李光耀-回忆录
IV. ①K833.3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7331号

李光耀, 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

李光耀著

Copyright © 2012 Lee Kuan Yew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273号

书 名	李光耀回忆录 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
作 者	[新加坡] 李光耀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18
字 数	268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4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182-8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献给
所有语文教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这本书，让人对开创现代新加坡的一个关键因素有深刻的理解，认识到在一个使用多种语言的社会必须有一种共同语言，以及这种语言必须是英文。然而，在面对顽强抵抗下实行这个愿景，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勇气和坚持，这些在书里尽显无遗。

这个决定和它的付诸实行，对让新加坡在全球成为可敬的竞争对手有深远的影响。

——**葛兰素史克公司前主席、伦敦帝国学院前院长
赛克斯(Richard Sykes)爵士**

我们几年前前来新加坡定居，是因为它的双语、语言和教育政策。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和亚洲的世纪。我们认为让孩子考察亚洲和说流利的华语，是我们能够给她们的最好技能。我们查看了许多使用华语的城市，最终选择了普遍使用英语和华语的新加坡。我们的小女儿“小蜜蜂”(Baby Bee)在只使用华语为媒介语的南洋幼稚园上课。大女儿是在一些科目用英语、一些用华语的南洋小学上课。学校的活动是每星期轮流使用华语和英语。

新加坡具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体系，在处理语言课题上也是佼佼者。新加坡成功地把焦点放在让每个人通晓至少两种语言(也使用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上，这是它在过去45年来一直是全球最成功国家的一个原因。

——**金融投资家罗杰斯 (Jim Rogers)**

这是一个由世界最优秀的政治家著述、关于新加坡落实双语及双文化理念成功的故事，深具启发性，为全球所有讲华语的人所必读。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李光耀先生的这本书清楚地说明了新加坡双语政策的发展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因为它牵涉到人们的情感、语言的功利以及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书中第三章讲述的南洋大学的历史，便包含了这些因素。

对我这一代的人来说，南大^①不只是一所大学，它还凝聚了东南亚华人的期望和理想。南大所代表的自力更生和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超越了社会阶层和国界。

在南大这一章的结尾，李光耀先生肯定“南大创立的精神”，认为它“值得新加坡人珍惜并世代传承下去”。我完全同意。

——**南洋大学理事会前主席、大华银行集团主席黄祖耀**

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占75%，建国之初，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却选择用英文为国家的工作语文，这是当时很多华人不明白的政策。选择了英文为国家行政语言，却同时又坚持人民修读自己的母语为第二语文，把双语政策定为建国基石，更是有些人至今仍然不表赞同的事实。

这本书详实地把实行这些政策的背景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双语政策，正确还是错误，日后历史自有评断。但是我很明白，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新加坡社会发展部前高级政务部长庄日昆**

李光耀先生对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作用，和它们在个人和国家的成功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

我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受益者。小学和中学都是在传统华校度过，海星中学毕业后才转去英校莱佛士书院读高中，之后到国外的大学继续深造。在海外读书的日子，家母一直坚持用华文和我书信往来。

经商30年来，我体会最深的是双语教育对我影响至深，帮助巨大。掌握英语，可以打开全球视野，没有语言障碍，顺利地与不同国家的朋友打交道、做生意；掌握母语，则能增强我对文化与根的认同，特别是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品格与价值观，令人终身受益。

1980年起，我便到中国经商。能够适应当地的环境，和小时候打

^① 指南洋大学。

下的华文基础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密不可分。2009年我开始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更加体会到双语双文化的重要性。

中国的崛起已经带动世界经济向亚洲转移，掌握中华文化无疑是一种优势。此书的出版，不仅让大家全面了解50年来政府制定双语政策的苦心，也让大家更加佩服李光耀先生过人的智慧和前瞻性的眼光。他坚持不懈学习华文的精神，值得年轻一代效仿、追随。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张松声

如李光耀先生所说的，这本书是他这半世纪以来，主导新加坡语文政策的“经验总结”。书中对于独立建国以来的重要语言政策，其间的决策背景，来龙去脉，有非常详尽的说明。

李氏的洞识、坚持，以及个人意志的贯彻，使得新加坡社会“成为最大最复杂的语言实验室，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等提供了丰富案例”。此外，作者从个人的家庭背景说起，细述他毕生学习多种语言的经验和心得，读来引人入胜，也提供了一个极珍贵的多语学习案例。

——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郭振羽

双语政策在新加坡推行的数十年，伴随着的是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的地位的相应改变，华社团体对双语政策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带来的长远利益，在经过相当时日的实际检验后，如今更能够理解和明白。

作为多年来双语政策的策划者和推动者，李光耀先生是阐述这个涉及政治、文化、族群等复杂情感课题的最权威的人，人们也可以从书中了解他如何思考这一影响每个新加坡人的重大问题。

这本书通过新加坡的建国历程解说了我国语言转型的实践经验，是每一位新加坡人，尤其是目前仍旧徘徊，并犹豫于为孩子们创造第二语文积极学习环境的家长，必须翻阅的一本好书。

双语政策不应该是功利的一味追求，而必须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发自内心全力延续母族文化的根基。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蔡天宝

这本书描述了新加坡因为实行双语政策，而改变了它同世界连接起来的基本因素。在李光耀先生过去几十年来制定并塑造了今日新加坡的种种政策中，决定采用英语作为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是最重要政策之一。通过李光耀先生的自述，让我们看到了伴随这些改变而来的高度情绪化和复杂的现实挑战。

对不断检讨这些政策、为未来发展设定方向的新加坡来说，这本书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候出版的。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也是如此——其他国家也在革新它们的教育体制，以便从一个互相连接的世界中受惠，它们也必须面对自己的选择。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总经理鲍达民(Dominic Barton)**

致谢

我由衷感激以下人士：

没有新加坡报业控股的编辑团队为这本书投入大量研究、提供写作材料，书是不可能写出的。他们包括（名字顺序根据英文字母）：

蔡丽芬

严孟达

吴瑞莲

胡以晨

梁荣锦

王彼得

温佳缘

潘星华

叶琦保

杨瑞锋

周兆呈

好些人为书的第二部分“殊途同归”撰写了文章，分享个人或孩子的双语学习经验，也为此课题提供更多视角。

我的华文老师周清海和蔡志礼。没有他们的教导，我的华语肯定逊色不少。

教育部前教育总司长黄庆新先生，他对教育政策有深入了解，为这本书提供了宝贵意见。

感谢那些协助我核实内容，确保我叙述无误的教育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

前《联合早报》摄影记者李欣赏先生，他为我拍了照片做新加坡版封面。

新加坡报业控股新闻资讯中心也为我搜索出不少旧照片和新闻剪报。

最后，我的前首席私人秘书徐芳达和特别助理陈康威也费了心力。他们多方协助，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自序

新加坡语言转型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兴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是，社会上存在多种语言，殖民主义宗主国的语言加上各种当地方言，使得人们的语言习惯变得很复杂。

一个新兴国家百废待兴，最需要的就是统一人民的语言。新加坡在这方面，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丰富经验。

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之前，新加坡的学校分成四种不同语文源流：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其中以华文学校人数最多。

这本书里，我集中探讨我们如何把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把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来教导学生的问题。我们一直不断调整英文和各族群本身的母语（对华族而言就是华文）的教学，确保人们一方面能够掌握我们的行政语言——英文，另一方面也能掌握自己的母语。

为了维护各族群的认同感和承传祖先的文化，各族群以本身的母语作为第二语文是有必要的。

在各个族群中，以华族学生同时学习英文和华文的难度最大。汉字没有字母或语音符号，每个字是表意字或象形字，单从文字很难看出读音。一个人若从小没有学会汉字发音，长大了才学是加倍困难的。

我们的语言教育目标是在不影响学生掌握英文能力的前提下，为学生定下一个实际的华文水平。越常使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运用能力自

然越强。而一个人的语言天分和他的智商并不完全相关，智商同等的人在语言掌握能力上会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而言，女生的语言能力比男生强。

因此，我们得不时重新平衡英文和华文之间受重视的程度。讲华语的父母往往希望孩子有较高的华文水平，而对那些来自英语家庭的孩子来说，平日学习华文已经面临难题，若还要提高华文水平，他们的父母自然感到不满。双方好像拔河那样，拉来拉去。政治上的压力使得政府要在英文和华文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变得很困难，实际情况往往像钟摆那样，进两步，退一步。我们后来发展出了“单元模式”的教导方案，以照顾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但新加坡的双语教学很复杂，要不断求变，不能说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以后可以一直沿用，不做任何修改。

这本书写出我们50年发展双语教育的经验，要让家长了解学习双语是零和对策。英文多用，华文就弱。华语多说，英语就没有那么好，这是没有办法的。

半世纪的双语教育历尽艰辛

新加坡50年的双语教育道路，崎岖不平，这得从20世纪50年代说起。

根据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的建议，我们在各语文源流的小学实行双语教育。以华校来说，就是教导学生华文和英文；在英校，就是教导英文和各族群的母语（华文、马来文或淡米尔文）。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我们在小学和中学逐步贯彻双语政策。1966年，所有中一生必须修读第二语文，但英校华族学生还不需要选择母语（华文）为第二语文。1981年，我们规定学生报读大学时，A水准会考第二语文必须考获AO副修水准的E8（1983年提高到D7），而且分数算进大学入学总分；1980年开始，我们进一步规定英校华族学生必须以华文母语为第二语文（从前他们多选马来文）。这些规定给来自讲英语家庭、成绩虽然优异但华文差的华族学生造成了日后升

大学的障碍。到了2004年，报读大学，华文母语第二语文仍然必须达到所定的最低水平，但是分数已不再算进总分。

这本书从头记述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50年来的演变。

在学习语言的问题上，学生的家庭用语是关键。起初我并不了解在家使用华语（母语）的学生，在学校更容易掌握华文。我们忽略了家庭用语这个因素的重要性。

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做我们双语教育的榜样。我从学校双语教育成绩的年度统计数字，以及自己在成人时期学习华文的个人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得出一些双语教育的概念。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我把三个孩子送到华校就读，学校里所有科目都用华文课本，他们的英文是在家里学习的。

当时的家长很精明地预见，孩子进入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的英校读书，将来更容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纷纷把孩子送到英校去。

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我们经过很多年才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教学法。起初我们缺乏通晓双语的华文教师，他们来自传统的华校，英语能力差，用华文第一语文和单语的方式，教导来自英语家庭的学生学习华文。学生跟不上，自然对华文产生抗拒心理。

其实，新加坡原本就具有优异的社会条件可以让华族学生通晓双语。我们早期的社会同时存在着一个讲英语和另一个讲华语的环境，英文和华文两大语文源流各有历史悠久的学校和课本，还有报章、电视台、戏院和图书馆都体现了华、英语并存的特色。学生在家里、商店、小贩中心、社交场合等等场所都有机会讲华语或英语。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只有少数学生在英校就读，他们毕业后为英国官员做事，社会大众则是一个广大的讲华语^①和方言^②的华族群众。因此，我们本来就有一

① 华语（包括华文）在本书中有两层意思：第一种指汉语普通话，就如这里所指；另一种泛指汉语、中文。后面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② 后面正文中，李光耀先生在谈及语言（文）学习经验时，出于特定考虑常常将福建话、客家话等汉语方言各自作为一种语言提出，与英语、华语并列，其实它们只是汉语方言的种类，后面碰到这种特殊提法不再一一解释。

个讲双语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英文和华文的学习。

今天的双语学习环境已大不同

时代变迁，现在的年轻华文教师具有双语能力，他们正逐渐取代老一辈的单语华文教师。在小一和小二阶段，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华语听和说的能力。阅读和书写的能力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成为高年级的学习重点。华文教师用英语解释较难的华文词汇。这是一个大转变。以前，华文教师同时教导学生听、说、读和写的的能力，这给学生造成很大的学习负担。

脑神经专家证实，学习语言最好是在孩提时候。家里、游戏班、幼稚园、小学都为孩子提供无穷的语言学习机会，一个人要到成年时候才来学习华语就困难多了。每个音节四个不同的发音很难掌握，所以要讲流利的华语并不容易。在年纪小的时候，当耳朵、舌头和大脑最为敏锐和灵活时，是学习华语的最好时刻。

华语流利的家长如果能在家跟孩子讲华语，这对孩子掌握华文有很大帮助。学生在家使用的词汇虽然有限，但通过多讲，熟悉华文句子结构，可为他们日后学习华文打下基础。讲华语的家长不必急着要孩子学好英文，因为日后学英文的时间有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在学校，所有学生都学习英文，英语成了我们社会的主导语言。

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出生的华族孩子，倘若在家里使用华语，日后上学，掌握华文并不是问题。倘若在家里讲英语，则日后学习华文就跟其他美国人一样，觉得是件苦差事。

很多讲华语的家长误以为在家里即使用文法不通、发音不准的英语同孩子交谈，也对孩子的英文能力有好处。其实，孩子在上完幼稚园和小学之后，英文便会逐渐成为他们的主要用语。小学阶段有75%的课程时间是使用英文，25%使用华文。在中学，这个比例则是85%对15%。只有在特选中学和初级学院的双文化课程中，才有更多的课是用华文教

导。至于高等教育，包括理工学院和大学，英文则是唯一的教学媒介语。那些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大学深造的学生，回来工作后便投入英语环境，英语久而久之也成为他们的主导语言。

我的三个孩子出身传统华校，但他们工作之后，使用的是英语，华文变成了他们的第二语文。在新加坡，只有华文教师和华文媒体工作者等才会继续以华语作为主导语言。

一个人可以通晓多种语言，却只有一种主导语言，就算以语言为专业的专家也不能例外。他们的第二语文表达能力无可避免地会比较低。中国最好的华、英语同步翻译员，英译中（他们的主导语言）的能力，比中译英的能力强。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外国华、英语同步翻译员，情形则刚好相反。

新加坡人的主导语言是英语，这是我们吸收知识的最方便媒介。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华族新加坡人如果也能讲得一口漂亮华语，是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我认为一般新加坡人，只要能讲华语，即便现在水平不高，词汇贫乏，将来工作需要，通过实际磨练，词汇增加了，他的华语自然会流畅起来。所以，最怕是一开始就放弃学习。学习华文不管多么困难，都应该有个开始，并持之以恒，必能一生受益无穷。

李瑞环序

作者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前主席

李光耀先生的《李光耀回忆录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我深感高兴。我和李光耀先生有过多次交往，2010年5月17日，我们还一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球华语辞典》出版座谈会，李先生当时谈了新加坡华语规范等有关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通过《李光耀回忆录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这部著作，对李先生的语言经历、语言观念和他主导的新加坡语言政策，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获取了不少教益。

李光耀先生具有超常的语言能力。他从小学习的是英语，英语一直是他最为常用、最为熟练的语言。他自幼也接触到马来语和爪哇语，青年时期学习过拉丁文和日文，40岁前后为了竞选认真学习过福建话和客家话。而华语（也就是汉语普通话），是他成年后寻找机会主动学习、坚持练习、流利使用的语言。

李先生的多语言能力，是生活环境造就的，更是在理性指导下主动追求的。青少年时期，他立志成为一名优秀律师，于是努力学习英语。日本占领新加坡，为了谋生学习了日文。为了让只懂汉语方言的民众了解他的政治主张，从政之后又努力学习福建话和客家话。而坚持学习和使用

华语，既是他要“重新找回华人的身份”，也是为了推进华语运动而给新加坡人民树立一个榜样。

李先生认为，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了一扇人生的窗子，对他人就会有更多的了解和容忍。李先生的语言经历和语言观念，对他的家庭语言规划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华文学校，起码接受10年的华文教育。在家庭，李先生跟孩子们说华语，李夫人跟孩子们说英文，还请家教给孩子们补习马来文。多语教育，对子女的人生发展很有帮助。李光耀先生的长子李显龙先生，懂得华语、英语、马来语，也学习过俄语。这种多语能力对他的从政生涯很有帮助。

李光耀先生的语言经历和语言观念，也使他深知在新加坡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促使他分出很多精神来研究制定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新加坡定马来语为国语，这是由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历史联系和地理位置决定的。官方工作语言为英语，这不仅因为新加坡当年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也因为英语是全世界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定英语为官方工作语言，可以便利地同英联邦国家沟通，同世界上使用英语的国家沟通，同时也可以在国内起到族际平等的作用，利于拆除各种族间的藩篱，避免种族语言冲突。新加坡也重视各民族的母语，华人、马来人和淡米尔人都可以保持自己的母语，并在学校接受母语教育。在新加坡，国语是象征性的，只在国歌歌词和军队发号施令中使用；英语是工具语言，是获取英语世界知识的工具，“谋生的工具”；母语是文化语言，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新加坡的国情决定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

语言政策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新加坡实行“英语+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在教育中实行双语政策，李光耀先生说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任务”。经过长期的艰难探索，甚至经过一波波的政治风浪，“调整又调整，改革又改革”，新加坡的双语教育逐渐过渡到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

推行华语运动是华人社会实施双语政策的重要举措，也是李光耀先生三十多年来全力推进的。当年，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讲着十几